舞台廉吏形象的新突破

——试析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的艺术价值

刘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演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山西省晋剧院推出的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编剧梁波,导演石玉昆),成功地塑造了刚毅正直、不畏强悍的元代清官姚天福的艺术形象,感动了观众,也受到专家的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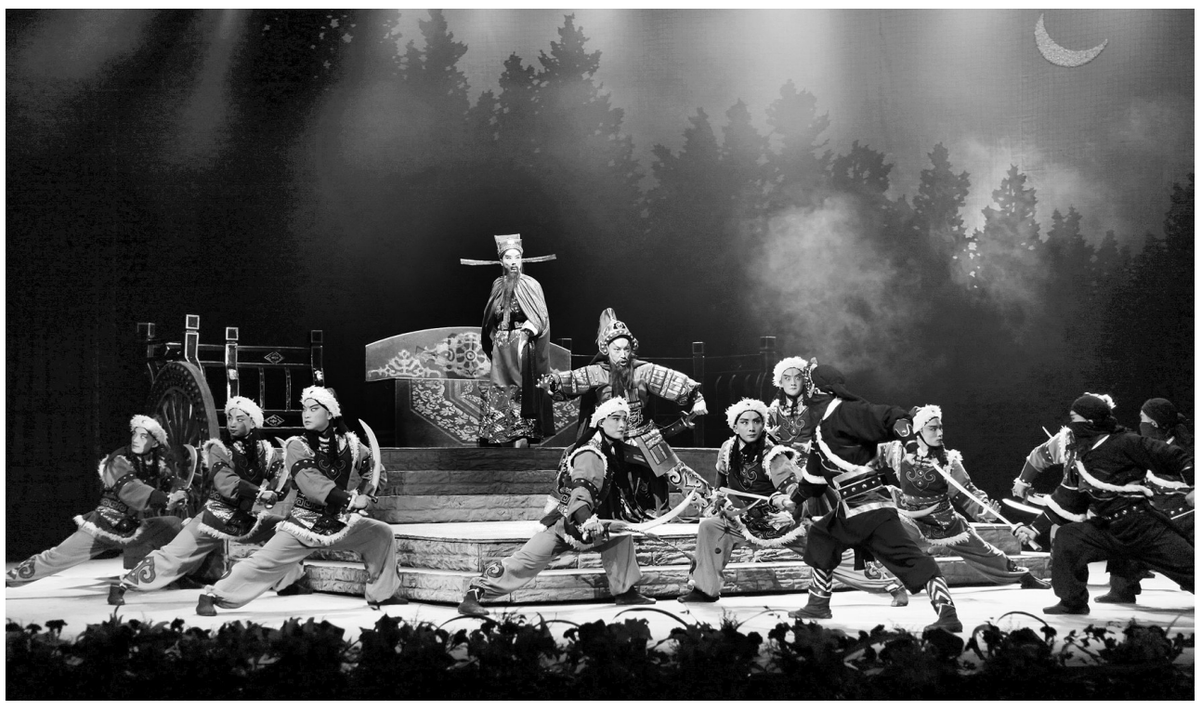
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编剧的出新,它突破此前清官戏的创作模式,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前出现的清官形象相比,姚天福这一形象的艺术价值就在于,他不仅要承受来自官场的政治压力,而且还要突破来自家庭、亲情的羁绊。在他身上承载着比历史上描写的清官更复杂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正是编剧在塑造姚天福形象过程中的艺术突破。

在描写清官形象的历史剧中,包公形象是人们历来称道的一位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但姚天福与包公不同。包公在宋朝是一位重臣,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且可以先斩后奏朝廷。而姚天福在元朝只是一个监察御史,其职责是查办大案,对案件却没有处置的权力。因此他要为民除害、为朝廷铲除奸佞,无疑比包公要困难得多。因此,《巴尔思御史》在塑造姚天福这样一位清官人物形象方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与描写方法。比如在描写姚天福的形象、刻画他的性格、开掘他的心理情感方面就有着新颖的结构故事的方法。即通过对元代官场大环境的描写,对亲情与家事的描述,揭示出姚天福想为民办事为朝廷立功的种种羁绊和内心困惑,为深入开掘姚天福内心复杂情感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姚天福所处的元代社会和官场的大环境来说,是不利于他这位监察御史施展抱负的。一是阿合马的权力过大,又深得皇帝的宠信。阿合马身为宰相,统领群臣,在他的周围有着密密匝匝的关系网,令人感到畏惧。而在当时社会统治阶层中,也形成了一种官官相护,互相推诿,趋炎附势,对权奸阿合马逢迎拍马,卑躬献媚,投帖送礼的恶劣风气。像手握重权的御史中丞韩大人,明知阿合马的种种罪行,却明哲保身,"既想打蛇又不被蛇伤",不愿自己出头,而以"圆滑"之术应付。这些无疑都给姚天福"为公正为民众为朝廷"、查办阿合马罪行的行动增加了困难。二是亲情的阻碍,给姚天福的内心造成极大的压力。妻子杨氏劝他,"莫再与皇亲国戚贵胄宠臣结怨怼,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谓之种祸、招是非"。儿子祖舜求他,"父亲不必忒得执拗认真,与宰相大人还是和好为上""求父亲成全孩儿的好前程"。连纯真的小小也斥责姚天福对娘无礼。这一切都阻碍了姚天福查处权奸行动的顺利进行,使他置身于公与私的情感漩涡之中,感到无比的矛盾与困惑。他要实现自己"为民为朝廷"的理想,不仅要敢于反抗强权的威胁,还要突破亲人们对他的情感束缚。包公办案所顾虑的是来自权贵们的压力,姚天福则要承受来自权贵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而来自家庭的压力更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是秦长娟之死的激励,才使得姚天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下定了以死与阿合马相抗争的决心。至此,一位"不愧心、不谋禄、不畏强梁,做一天御史惩一天恶"的崭新的清官形象"立"在了舞台上,也"活"在了观众心中。

该剧演出的成功,是导演、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编剧梁波描写姚天福这样一个清官,其巧妙之处就在于没有正面描写他查处案件的细节,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如何处置案件的过程,这就给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留出了余地,同时也给导演的舞台创作和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导演石玉昆充分发挥舞台创作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刻画人物,深入开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却又矢志不移的清官形象。演员的表演很好地突出了人物性格,演唱声情并茂,唱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如季建清扮演的姚天福就最为突出。当姚天福听说"秦长卿陷囹圄沉冤深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连夜赶回京城面见君王、辩明是非。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满地荆棘和陷阱。先是在丛林中遭阿合马指派的刺客暗杀,多亏秦长娟相救才化险为夷。其次是御史中丞韩大人的搪塞推脱、避重就轻,不啻在姚天福的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他查办阿合马一案的热情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他看清了那些当权者的"为官之道"——"为官者自怜自爱自享乐,居要职握权柄巧取苟得。进有术退有方揽功推过,众百姓满腹怨徒叹奈何。"但姚天福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韩大人善谋略我难望向背,为朝廷为百姓纵受其害不堪悲。"但是,当面对来自家庭亲情的阻力时姚天福真正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困惑。剧中最感人的一场戏是姚天福面对妻子的劝、儿子祖舜的求与讥刺时,演员那激情的演唱。姚天福身为监察御史,一身正气,敢斗权奸,但他的行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姚天福真是心如刀绞,陷入了职责与亲情的冲突境地,满腔仇恨没有喷发的出口。只见他浑身颤抖、心肺俱裂,仰天长啸"天啊",抓起砚台本想砸祖顺,被妻子阻拦,却悲愤地砸向了自己的头。随后引出大段唱腔——"胸如汤火、心焉如割、怨结难解、悲慨难脱、愁千万、泪成河、思绪如麻尤自责,拊膺顿足仰天叹,锥心泣血凭谁说!扪心问悖逆的事儿从不做,却为何命运多舛事多磨。"季建清的演唱激情四射、满含悲愤,唱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困惑与纠结,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姚天福的艺术形象。

此外,刘建平扮演的姚天福妻子杨氏,苗洁扮演的秦长娟,演出了人物庄重、大气的性格与凛然正气的气质。樊旭强扮演的祖舜和雷永鹏扮演的小小,也演活了人物的个性。祖舜与小小是一组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的两面镜子。祖舜是一个没有自信、依靠权贵出人头地的"聪明"人,姚天福骂他"如蝇附膻不知臭",仰人鼻息,傍人门楣,"是个无有脊梁的可怜虫"。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反而埋怨父亲"不恋家眷、不顾利害、不晓情理"。父子俩终至分道扬镳。祖舜这个人物设计,有着作者对现实的细心观察,也包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与祖舜不同,小小是一个纯洁、真诚、敢说敢做、知错就改的人,作者把他写成一个"痴呆者",是有着自己的信念寓意其中的。郭学富扮演的门官,则把一个趋炎附势、逢迎拍马的小人物演得幽默风趣活灵活现,从中亦透露出作者的一种文化批判意识。以上这些都丰富了该剧作为一部历史剧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开幕场景 赵明柱 摄

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剧情简介:据史料记载,位于山西省南部绛州曾走出一位威震一时却又鲜为人知的岳岳之公——姚天福。他一生胸怀坦荡,体恤黎民,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其事迹可与宋代包拯媲美。从元世祖至元五年擢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后,每折权臣,帝嘉其直,故赐名"巴尔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巴尔思御史》通过姚天福排除重重障碍,上书弹劾当朝宰相阿合马罪状的抉择过程,体现了其不徇私情,不图虚名,不畏权势,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高尚品格。

《巴尔思御史》中李建清扮演的姚天福 武晋鹏 摄

爵禄是惧,敢贪厚赏以重臣罪。"看到这里,我们也许多少悟出了此剧以《巴尔思御史》命名的匠心之所在。

姚天福不仅平反昭雪了大量冤假错案,而且对造成此类案件的昏聩无能的庸官也进行了铁腕整治。诸如乐城县吏草菅人命案、三河县古铜印案、武平县刘成暴死、遵化县五具冤尸案,对这些疑案的审理,反映了姚天福久经按察事故,熟谙御史之责,洞察细微,决断明识,料事如神。姚天福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及时上言忽必烈,纠正了御史台设两位大夫的弊端并改正了撤销各道按察司的错误之举。

应当说,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期待问世的一部好戏,现在的上演版戏长两个半小时,但是观众自始自终看得很投入,很着迷。从专业角度看,这个剧编得很好,凸现出编剧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剧本的用词用句非常到位,故事情节曲折跌宕,环环紧扣,耳浸目染,寓教于史,在教育人的同时感染人,在感染人的同时教育人!此外,所劾治的皆是权奸强酷之吏"的三个原因乃是:其一,元世祖的信任和重用。忽必烈除赐"巴尔思"美誉外,多次称他是本朝的"魏征",并曰:"谁敢违犯太祖成训,御史你尽管打击,切勿放纵!"其二,家庭熏陶和影响。杨天福母亲屡屡教育其要"公而忘私",为尽御史之责,虽死而无憾!姚天福的母亲赵氏非常贤良,有一次姚天福办事路过家门,其母告诫说:"古称公而忘私,委质为臣,当鞠所衷以塞其职,勿以未忘人为恤。俾吾追纵陵,母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杨天福也对至亲说:"监察责当言路有犯无隐,苟获谴乞,不为亲累"。有人把此话传至皇帝,世祖感叹曰:"巴尔思母子虽生今世,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其三,正法正己,无私无畏。杨天福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自奏揭阿合马后,阿合马视杨天福久在监察院终是祸患,便乘世祖巡幸上郡大臣随驾北上的半路,突派兵马司率骑兵将杨天福捆绑至元大都(北京),原想抄家搜其

弘扬劾治腐败的文化精神

王晋军(作家、文艺评论家)

山西省晋剧院经过精心打造推出劾治腐败鼎力弘扬廉政精神的新创大型晋剧《巴尔思御史》之后,引起很大轰动,得到交口称赞。一出晋剧,上演伊始,就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缘由何在?

《巴尔思御史》从多个层面展示了山西绛州人姚天福为官执法严明、不畏权贵、刚毅正直、清正廉洁的浩然正气。熟悉元史的大都知道,姚天福的威望和功绩足以与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相媲美,以山西人姚天福为原型,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以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和廉政为民的公仆精神,用山西代表剧种晋剧的艺术形式塑造一代清官,"亮剑"后受到广大戏迷观众热捧毫不让人意外。

用现在的词语来称呼,姚天福就应该叫做"反腐名臣"。姚天福是我国元代著名政治家,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以反腐著称。巴尔思"表彰杨天福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的老虎精神,并以物重赏。而对于赏赐之物,姚天福坚辞不受:"臣职居纠弹,惟负还应当特别指出,该剧本题材好、角度妙、结构顺、手法高,立意深刻高远,人物塑造鲜明生动,戏份充盈十足。在舞美、灯光、服装等方方面面,都有许多新的进步与展示,剧中的演员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少壮派挑起了扛鼎之作,真正是新竹高千尺,可喜又可贺!

当演出在扣人心旋弦的节奏中进行,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观众不禁要问:在一个元蒙统治的王朝,汉族出身的姚天福,面对"权、奸、强、酷之吏",何以能"发奸邪之机而夺其魄,摧强暴之锋而坏其势"呢?除了剧情提供的答案之外,在山西稷山马村青龙寺博物馆,高高耸立着一座古碑,它不仅记载着碑主生平业绩,同时也不失为今人尤其是司法干部借鉴的一面铜镜。这座碑的主人公就是姚天福。此碑身高280厘米、宽144厘米、厚50厘米,四面严严实实刻着4884个楷书阴字碑文,为元代书法家虞集所书,读后令人肃然起敬。碑文中揭示姚天福任职40余年间,"摧强扶弱,理冤肃化,财宝,以贪处之,谁料想只搜出区区几升谷米。杨天福斥:"宰相无旨详查御史,岂想造反!"阿合马慌忙释绑,俯首赔罪。

再看剧中主演的姚天福形象,造型丰腴,刻画细致,一招一式,都兼具晋剧特有的"范儿"。整个剧的唱腔设计优美,自然流畅,悦耳动听,将晋剧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亲切、道白清晰的特点都完整地呈现出来,剧中唱腔和表演不仅具有梆子腔激越、粗犷的特点,而且具有圆润和工细的独特风格。以这种粗犷与细腻巧妙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亦是《巴尔思御史》赢得众多观众喜爱的最直接因素之一。笔者在演出现场观察到,演员以优美婉转的唱腔、华丽光鲜的行头,获得现场广大戏迷观众的满堂喝彩。简言之,从编剧、导演、作曲、舞美、武打设计等主创人员,再到多位表演艺术家的极富魅力的演绎,《巴尔思御史》是一出文武兼备的硬功戏,可以说是精心打造,精英荟萃,精彩纷呈,精神高扬!

清新亮丽,意境高远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富有50余年辉煌历史的山西省晋剧院最近成功创作上演了以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监察御史姚天福事迹为题材的历史剧《巴尔思御史》,得到观众的赞誉和专家学者的认可。

姚天福(公元1229年—1302年),字君祥,山西稷山县南阳村人。幼读史书,通明大义。青年时,以过人才学被征召为怀仁县丞。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经代州太守杨阔阔举荐为御史台狱丞。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升任监察御史。姚天福任职期间刚毅正直,不畏强权,多次奏揭皇亲国戚的罪行,颇得元世祖忽必烈欣赏。一日,姚天福劾奏宰相阿合马不法行径,殿上群臣顿感震惊。忽必烈即召阿合马对质,姚天福当殿列其罪状,才念三条,忽必烈就说:"就此三条,已够斩首,何奈别余?"便当众赐天福为"巴尔思"。"巴尔思"为蒙古语"老虎"之意。忽必烈将姚天福称为巴尔思,除了赞扬其不畏权贵的精神外,还有以姚天福这样一个老虎御史震慑贪官污吏的意思。姚天福曾作过淮西道按察使、山北道按察使、平阳总管、刑部尚书、扬州路总管、真定路总管、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等要职。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爱戴。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正月,姚天福病逝大都,享年73岁。朝廷赠授其正奉大夫,追封平郡公,谥号忠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惠宗又为天福树神道碑一通,高4米,重10吨,诏命翰林学士虞集撰文,刻写天福事迹五千言于碑上。此碑现存于稷山博物馆。《元史·姚天福传》称其事迹可与宋代包拯媲美。《新元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八十一亦称:"汉之汲黯,宋之包拯,元之姚天福,所谓邦之司直者也。"但因种种原因,姚天福的影响远不如包拯。

山西省晋剧院的艺术家将姚天福的事迹搬上戏曲舞台,既具有历史、现实胆识,又具有艺术慧眼。姚天福是元代反腐倡廉的清官,为元初的吏治做出杰出贡献,其人其事可歌可颂;腐败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反腐倡廉提供历史的借鉴,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以山西代表性剧种创作演出本地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戏剧,具有天时、地理、人和之优势。著名的剧作家梁波先生深知历史剧三昧,很巧妙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他没有按照姚天福的生平事迹结构剧情,而是依据姚天福刚正不阿的性格,围绕弹劾当朝宰相阿合马引发的姚天福与其子祖舜、其妻杨氏、其未过门的儿媳秦长娟、其顶头上司韩中丞的门官之间的矛盾纠葛展开剧情,把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全剧的重点,成功地塑造出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舞台艺术形象,充分显示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长于抒情、善于写意的艺术特点。剧中的人物,除了姚天福之外,其他人物如他的夫人、两个儿子、未过门的儿媳、韩府门官等都是作者虚构的,然而他(她)们作为姚天福弹劾阿合马过程中最接近、最密切、最能展示姚天福心灵的人物,不仅衬托出姚天福不畏强权、刚正不屈的性格,而且各具性格特点,如秦长娟的刚烈、祖舜的势利、杨夫人的柔弱、韩府门官的诙谐等,均在戏中得到很好的展现。作为姚天福的对手——阿合马虽然没有出场,但通过暗杀姚天福的打手之狠毒、祖舜对他的依附、韩中丞对他的畏惧,使观众处处感觉到他的存在。韩中丞也没有出场,但观众依然可以通过他家的门官传达出他圆滑的性格。剧作家要让观众看到的不是姚天福弹劾阿合马的故事,而是在观赏弹劾阿合马事件背景下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人物的特写,这是此剧能成功立在戏曲舞台上的深厚文学基础。

晋剧《巴尔思御史》的二度创作也是比较成功的。导演石玉昆先生对全剧清雅意境的把握;音乐设计刘和仁先生对晋剧韵味的咂摸;舞美设计赵国良先生对人物和剧情的烘托等各尽其职,体现了"一棵菜"的精神。剧中的人物,有须生李建清扮演的姚天福、小生樊旭强扮演的祖舜、娃娃生雷永鹏扮演的小小、刀马旦苗洁扮演的秦长娟、青衣刘建平扮演的杨夫人、花脸金小毅扮演的欧阳坤、丑角郭学富扮演的门官等,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充分展示了山西省晋剧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核心传承单位强大的演出阵容。李建清扮相儒雅,嗓音洪亮,具有丁(果仙)派吐字清晰、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刘建平扮相清秀,嗓音甜美,具有婉转柔美的演唱风格;刀马旦苗洁扮相俊美,出手敏捷,动作利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各展其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特长,为此剧的成功上演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作为一部成功上演的原创剧目,可喜可贺。然而,以更高的标准看,我觉着在舞美上还有可改进的地方。如第一场姚天福回京途中马车的舞台装置,显得有些累赘。坐在车上的姚天福、欧阳坤的表演与卫队士兵的马舞表演不统一,破坏了戏曲以演员的歌舞表演反映时空转换的意境。戏曲舞台装置的目的和出发点是辅助演员表演,而不是营造一个生活的真实空间。这是目前许多新编剧目常犯的问题,希望在以后的演出中能得到改进。

《巴尔思御史》中姚天福与夫人杨氏的舞台形象 赵明柱 摄